

笔随心动

记忆中的父亲

◎缪孔文

我的父亲,老实巴交农民出身。他年轻时就来到我如今所在的城市,做过制鞋工,当过烧饭师傅。父亲一生很少出门,一辈子就围着我们转,就像一头驴子围着磨盘转。转啊转,转不动了,就想在原地歇一歇。谁知这一歇,就再也没有起来。父亲活了88岁。

父亲这一生,其实是很硬朗的,很少上医院。记忆中有过一次,因为脑血管有点小出血,父亲住了半个月医院。其间他还总是说不用吃药,只要在床上躺躺就可以了。虽然挺过了那一次,但总是不愿意吃药的父亲,最终还是倒在了“不愿意吃药”的固执上。

我时常闭上眼睛,靠在椅子上想念父亲:想一些小时候父亲给予我们的快乐,想一些我们成长路上父亲给予我们的关心,想一些为了家庭幸福生活父亲默默的付出。

想念父亲的时候,父亲留给我的记忆,就会慢慢清晰起来。

记得小时候,我们住在一家烧饼油条店楼上。那时候,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楼下炸油条的锅子着火。偏偏有一年夏天,就听到楼下喊油锅烧起来了。当时母亲正为我们兄弟三个洗澡,父亲急急地就用凉席卷了我们往楼下跑,一直跑到院子的后门,将我们放在别人家的竹榻上才停下来。现在想想,父亲真是年轻力壮好身手。

我们这个年纪,小时候都经历过国家困难时期,肚子吃不饱是经常的事,但勤劳能干的父母总会想尽办法不让我们挨饿。记得有一次,父亲还把自己在单位省下来的营养菜带回家,说是给我们三兄弟改善伙食。记得最好吃的,是酥鱼,那个味道是现在比不来的。

我18岁刚参加工作不久的一天,从小就喜欢画画的我正在家里对着蔬果写生,父亲突然拿出一本比砖头还厚的书说是送给我。我一看是《芥子园画谱》,还是民国版本的,顿时喜出望外。要知道,那时凭我们家的经济条件,要买这样一本书可是相当不易。看我高兴的样子,父亲拍拍我的肩膀说:“好好练,以后可能用得着。”后来,我利用晚上时间读了三年夜校,结合父亲送给我的画谱,专门学习花鸟画,终于初步地掌握了一些画画技巧。再后来,我在单位举办的几次书画活动中,有几幅画还在比赛中获了奖。

这本《芥子园画谱》,后来因为家里遭了大水散了架,但我不忍丢弃,找齐阴干后又重新装订做了封面。这本书虽然没有了之前的雅致,但是直到今天,我仍然把它放在书柜最显眼的位子。

不善表达的父亲退休后也不曾闲下来,总是想着如何再为家里做点贡献。我记得最辛苦的是他利用自己学过做皮鞋,在家门口摆了一个修鞋摊。他从店里买来各种修鞋用的工具和材料,还买了一台专门的手摇缝纫机,七七八八的皮啊、钉啊、线啊装满了一只小箱子。于是,父亲每天搬进搬出,戴着老花眼镜为过路人修鞋补鞋,有时候生意还不错。这样坚持了有几年,父亲直道力不从心了才停下来。

唯一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父亲的晚年生活还比较丰富。随着家里生活条件明显好转,父亲又开始了他一直喜欢的种花养鸟等,还经常跑去古玩市场,买些他喜欢的花草,以及各种石头和钱币回来。有时,父亲还乐呵呵地向我们炫耀,差不多一半的退休工资都花在喜好了。我们也很少关心他买的东值不值钱,他开心了我们也高兴。特别是过年,看到他将一个“袁大头”分给子孙女当压岁钱时的开心样,我想这样的幸福不是用金钱可以买到的。

关于父亲的点点滴滴,可以写的东西应该很多。现在细细想来,父母亲的渐渐老去,就在我们无暇顾及的经常去看望中,变得越来越明显。在我们时不时去电话时,电话那头的他们,就像电视里放的那样:“我们没事,你们忙吧!”但是我们心里明白,父母有事,因为他们老了,他们需要我们经常去看看,在身边坐坐,即便不说话,也不要紧。

父亲是在今年1月6日因突发脑溢血去世的。父亲生前不止一次说过,他这一生,有三个骄傲:一是年轻时从萧山来到杭州进工厂当了城里人;二是成家后有了我们兄弟三个;三是退休后又拿了30年的退休金。

百姓故事

机车驾驶的巨变

◎潘国峰

周日,在杭州东站台,我看见一上班司机穿着干净整洁的工作服在等候列车。又凑巧与杭州机务段高铁司机小王一起乘G1383次列车。小王说:“现在驾驶高铁没什么事,只要盯住‘天’,接触网架是否正常;盯住‘地’,线路上有否行人。正常时信号灯不开放,不正常信号灯才开放。启动、运行、停车都自动驾驶,手、脚基本无事。下班后不用擦车,拉着拉杆箱就可走人了,可不用经常洗澡。现在机车清洁都有专业的队伍承包。”他接着说,“现在单身宿舍只住两人,有空调、电视、无线网络、热水器;一楼还有公共洗衣机、灶台,可以自己烧菜做饭。”

这样的事,在40年前我们可想都不敢想!1980年1月,我们36名金华铁路学校蒸汽机车专业毕业的同学到杭州机务段工作。先是集体在杭州铁路职工学校大礼堂居住一周,陆续被安排到望江门老三楼、新四楼单身宿舍(如今早都被拆除)。

我与一位同学约有半年时间住在老三楼原传达室。因要让给结婚的职工,我又搬到新四楼205室,与3个老司机、老司机同居一室。里面只有4张铁床、1张桌子。其中一位老司机中午经常与人喝酒,我当天夜班调车,中午即使独自多喝酒、麻醉自己也无法睡着。我只得搬到106室,与同学同住。

1985年8月,我调到分局团委工作,搬到清泰门第二单身宿舍,也只有4张铁床、1张桌子。幸好有2人只占着位置,不来住。天热晚上难以入睡,我再买一张折床,放在过道,晚上在吊扇下勉强入睡。1991年,我已到分局办公室当秘书,有一夜三更,门突然很响地被打开,进来两名公安查夜。看了我的工作证,说了声“对不起”。

1979年9月至12月,我在杭州机务段FD型1960号蒸汽机车当实习生。杭州至金华200公里,我们得往炉子撬近10吨煤,中途停车时摇炉、清灰、擦车、加油、检查等都要干。1980年1月至1984年12月,我在南星桥站KD7型507、533号两调车机车第4班当司炉和副司炉,日班、夜班各12小时,各需调车4000多勾,添煤也要七八吨;除了交接班、加煤水,轮子都不能停,吃饭都在机车上。

那时,上班一身油黑的衣服,从里到外都要换,脖子还得围上一条干毛巾,以防煤灰掉落脖子上,却很难防住。冬天清晨下班,两手握着油棉纱擦车,动轮、锅铜、煤水车包皮都擦得闪闪亮,两只手冻得红、肿、痛。上世纪90年代,我的老同学们陆续开上了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如今的年轻火车司机又开上了漂亮、整洁、高速的动车组机车,住上了舒适、宽敞、优越的单身宿舍。真羡慕!

闲情逸致

眷恋蒲公英

◎河流

我喜欢蒲公英,也欣赏蒲公英。蒲公英简单朴实,美丽单纯,哪怕并不肥沃的土壤,它也会怡然自得,乐在其中。面对大自然一次次洗礼,它一样勇敢坚强,义无反顾坚守在贫瘠的土地。

君不见,蒲公英无需更多打理,贱生长。早春晚秋,花开花落,微风一起,翩翩起舞,婀娜多姿。最后究竟落在了哪里?谁也不知道。

蒲公英有道不尽的典故,人们对它有聊不完的话题。平时寡言少语,从没有异想天开。它没有信誓旦旦,只有朴实无华,年复一年,始终如一。因为如此,我对它深深眷恋。

蒲公英芳名诸多,有婆婆丁、黄花苗、谷谷丁、奶汁草。多长于江南,叶酷似苦苣,花黄,断有白汁,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可清热解毒、美容养颜、消痈散结,亦可保肝利胆、医治口腔溃疡。我不是医生,不能道出子丑寅卯,只是略知皮毛而已。

据考,蒲公英始载于《唐本草》,谓之曰“蒲公英,人皆啖之。”而孙思邈《千金方》,称作鬼公英。《本草纲目》载,蒲公英于菜部,谓:“地丁,江之南北颇多,他处亦有之,四散而生。”这便是它贱生长长的特点。

听说蒲公英还可以制成茶饮,很多人对此津津乐道。我品尝了一回,果真不错。

如果你是独自生活,那么,一盆花,一本书,一首熟悉的轻音乐,一道精致的蒲公英茶,可以让您在悠然的书房尽情享受那浪漫的时光,勾起你无穷回忆。

如果在那恬静的午后,当你坐在舒适的阳台上,靠在舒适的沙发里,喝一杯清香可口的蒲公英茶,你会感觉慵懒的阳光正在尽情地拥抱你。

如果你漫步在林荫小道,你可以抬头仰望蓝天,看着蓝天白云优雅地踱着步,看着不远处自由自在的蒲公英倩影,定会是一次非常惬意的小憩。

当然,如果你每天都在忙忙碌碌地生活,一些琐碎繁杂的事务让你觉得很累,你尽可放慢匆匆的脚步,用心去感受蒲公英茶带给您的美好时光。

是的,无论是百花争艳的春天、赤日炎炎的夏天,还是硕果累累的金秋、雪花飞舞的严冬,你只要认真喝上一口蒲公英茶,顷刻你的心灵便得以慰藉,那种温暖会让一切美好留在记忆里。

生活无限美好,蒲公英朴实无华,让我们慢慢去珍惜!



茶山如绣 郭建生 摄

微型小说

恩人

◎陈雅萍

我此时才看清伤者的模样,隐约觉得面熟。

走廊里传来喧哗声,伤者的家属风风火火地走进病房,一眼就看到了病床上受伤的老人,赶紧上前探看伤者的情况。护士跟进来给伤者建档。当我听到名字后大吃一惊,熟悉的人名,熟悉的村庄……

这时,其中一个男人注意到我,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是你把俺爹撞成这样的?”

我一听急了:“别误会。我起来晨练,发现你爹被人撞倒在地,三轮车被撞翻,菜撒了一

地。于是我拨打了120。”
“你会这样好心?傻子才信!”那男人狐疑地瞅我一眼,“现在遇到事躲都来不及!”

“一定是她撞了人,良心不安,才送咱爹来医院!说啥碰巧遇到?是不是还想让我们当你是救命恩人?哼!”另外一个男子也斜眼瞪着我。

我一时无语。
“臭女人,你就是再不想承认,赔偿也少不了你的!”那个年轻点的男人瞪着眼睛说。

这时,病床上的老人动了动,用微弱的声音对儿子们说:

“不要为难人家,要不是她,你们就见不到爹了。她是我的恩人啊!”老人声音很低,但吐字清晰,“她打了120后,我就晕过去了。”

听了老人的话,我瞬间泪流满面。

伤者的儿子们满面羞愧,纷纷向我道谢。
我长舒了口气。
他们不会知道,三十多年前,就是这个受伤的恩人,救起了溺水的我。虽然他可能已经记不得我的样子了,但是他的名字和样貌,却永远镌刻在了我的脑海……

直击真相

三八二十一是条黑鲤鱼

◎王珍

有两个人吵了一天。一人说三八二十四,另一人说三八二十一,相争不下告到县衙。县官听罢说:“把三八二十四的那个人拖出去打二十板!”

说三八二十四的人就不满:“明明是他蠢,为何打我?”
县官答:“跟三八二十一人能吵上一天,还说你不蠢?不打你打谁?”

这个段子听过无数次,一直觉得好。一个真正懂理的人怎么可能和不明事理的人较劲呢?如果一定要和胡说八道的人去争个高低,那也是一种明知故犯的胡搅蛮缠。就像明明不在一个频道,却还喋喋不休叫嚷叫天,除了制造更多的噪音还能有什么效果?所以给“三八二十四”的人“二十大板”,让他吃点苦头是必须的!

又把这个陈旧的段子翻出来晒,是因为这些日子我住的小区微信群里天天从清晨吵到深更半夜。争吵的焦点有关物业费。有人说现有的物业费不好要换掉,还有人直接拒交物业费N多年,还振振有辞弹劾物业费。当然,也有体谅物业费辛苦付出,奉劝按时交费。于是,换不换物业费,怎么换又是一波争吵。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说了也不算,乱成一锅粥。其中,有明事理者,有息事宁人者,也不乏故意挑逗者。有得理不饶人、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人;有无理取闹、气急败坏、恼羞成怒、人身攻击的人;还有一些喋喋不休故意耍嘴皮子、抖小机灵寻开心的人,以为在言语上压倒别人,就能展示自己机灵过人的头脑和高级无限的智商。很

有点肉麻当有趣的味道。

我曾经试着说了几句自己的想法,毕竟物业和自己的生活在同一个语境上的人说话,比和一个从来没有学过英语的中国人说英语更荒诞滑稽。以我带点职业习惯的想法,与其如此无休止地不知和蛮不讲理的人死缠烂打,不如多读点书。比如,那个硬说三八二十一的人去背背小学生的算术口诀;懂得三八二十四的人去学学如何与坚持三八二十一的人相处。

不过,世界之大,自以为是的、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总是有那么几个的,就像在鱼的世界里,有不喜欢动的懒惰沙丁鱼就会有生性好动的鲑鱼。所以才会有鲑鱼效应。这种效应对于某些鱼贩有利用价值,对于想创新突破的企业也

有一定的负激励效果。鲑鱼毕竟能激活一潭死水,唤醒生命力。

但在生活中,比如一个家庭、一个小区以及生活中更多的空间,鲑鱼并不是一条受欢迎的好鱼。因为常人更喜欢过安定、平静的日子,更愿意与和善、温暖的人亲近、来往。大家在一起聊聊天也好,讨论什么话题也好,都能好好说话,没有争吵,甚至没有说教。轻松愉快,友好相处。这种和谐的氛围,就像春天的芳草、夏天的清风、秋天的明月、冬天的太阳,令人舒服、安心。

而鲑鱼的快乐就是在一片平静中掀起波澜、弄出响动,有点像杭州人说的黑鲤鱼。养鱼的人都知道,黑鲤鱼是一种凶猛的淡水鱼,一个鱼塘里,只要有一条黑鲤

头,这个鱼塘就不得安宁了。所以,杭州人就把那种爱轧是非,闹不团结的人,称之为黑鲤鱼。

黑鲤鱼当然不是锦鲤。所以能避开最好避开,人总是选择和与自己三观合、志趣投的人在一起。但要学孟母三迁、择善而居需要太大的成本,不是每个人都支付得起的。所以,在一个鱼龙混杂的大鱼塘里做鱼,碰到几条黑鲤鱼也是在所难免的。

想叫黑鲤鱼学会低调和韬光养晦,太违背此鱼的本性,和它去说什么岁月静好,不如在大白天做一个美梦更实在。我们能做的,也就是遇到烂人不计较,碰到破事别纠缠,特别是碰到黑鲤鱼,别和它一起搅浑水,寂寞死它才是最好的除黑之道。除非你也想做黑鲤鱼。

真情流淌

杭城恋

◎田原野

恋杭城

一半青峦一半城
一汪碧水巧居中
塔寺坐岗桃梅诵
亭榭凌波藤乔拥
长河静曲江波
联袂游戏古都龙
泊沼潭溪塘泉池
一市囊括水晶宫
一日游来不尽兴
从此公园林园不再冗

恋杭城

春风柳浪烟长堤
细雨小巷踏水童
夏荷明珠艳阳红
雷暴涤荡九里松
一轮朗月半江瑟
一线钱湖香云涌
断桥白雪思精灵
翠洲银妆梦重重
一年赏来不尽情
从此村舍郊外不再冗

恋杭城

河道纵横伴行道
古迹星罗遍街弄
碑亭故居老字号
故事典故趣寓浓
画廊红楼金壁阁
洋墅馆邸攀精雄
花飞雨花花中城
绿坪绿林绿茶垄
一品品来不尽意
从此古镇水乡不再冗

恋杭城

墨豪匠师众魁斗
文化溯源史厚重
相门将门衙街门
风云人物风云涌
名媛名侠名骚客
风流人士风流穷
时光流歌景如画
瑶池漫步居仙穹
恋杭城杭城恋
从此恋恋不忘难不冗。

桂香梦浓

◎刘汉杰

谁说相逢若梦
桂香依旧
飘逸于生命心空

千年缘分
只在瞬间许默
美好传奇氤氲灵魂中

意境融合的纯真
似珠峰初绽雪莲
将一生爱恋化为转经筒